後漢書

三二



列傳卷第七十三 逸民 范曄後漢書八十三

唐章懷太子賢注

漢濱老父　陳留老父

龐公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堯稱則天不屈潁陽之高潁陽謂巢許也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絜孤竹謂夷齊也自兹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論語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求志謂長沮桀溺全道若薛方詭對王莽也或靜己以鎮其躁謂逢萌之類也或去危以圖其安

四皓之類也或垢俗以動其槩謂申徒狄鮑焦之流也或疵物以激其清梁鴻嚴光之流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北人無擇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曰就藪澤處閑曠此江海之士避代之人閑暇者之所好也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分音符問反故蒙恥之賔屢黜不去其國列女傳曰柳下惠死其妻誄之曰蒙恥救人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史記曰魯連謂新垣衍曰秦即爲帝則魯連蹈東海死耳魯連下聊城田單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也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爲矣

人各有所尚不能改其志孔子聞長沮桀溺之言乃告子路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彼雖硜硜有類沽名者論語曰孔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又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孔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沽謂衒賣也然而蟬蛻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荀卿有言曰志意脩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荀卿子之文也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義憤甚矣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左傳曰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

原毛詩序曰百姓莫不相攜持而去之揚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言其違患之遠也篡字諸本或爲慕法言作篡宋衷曰篡取也鴻高飛冥冥薄天雖有弋人何施巧而取也喻賢者隱處不離暴亂之害也然今人謂以計數取物爲篡篡亦取也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國語曰越王夫人去笄側席而坐韋昭注去側猶特也禮憂者側席而坐前書公孫弘贊曰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賁相望於巖中矣毛詩序曰干旄美好善也其詩曰孑孑干旌在浚之城易賁卦六五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蒲車以蒲裹輪取其安也前書武帝以蒲車徵魯申公也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前書薛方字子容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羣

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天下歸心者乎論語文也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蓋録其絕塵不反莊子曰顏回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軼絕塵則回瞠若乎後矣司馬彪注云言不可及也韓詩外傳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同夫作者列之此篇論語曰賢者避代其次避地其次避色其次避言子曰作者七人矣

野王二老者不知何許人也初光武貳於

更始會關中擾亂遣前將軍鄧禹西征法之於道䟫反因於野王獵路見二老者即禽即就也易曰即鹿無虞也光武問曰禽何向並舉手西指言此中多虎臣每即禽虎亦即臣大王勿往也光武曰苟有其備虎亦何患父曰何大王之謬邪昔湯即桀於鳴條而大城於亳帝王紀曰案孟子桀卒於鳴條乃在東夷之地或言陳留平丘今有鳴條亭也唯是安國注尚書云鳴條在安邑西考三說之驗孔爲近之武王亦即紂於牧野而大城於郟鄏杜預注左傳曰今河南也河南縣西有郟鄏陌彼二

王者其備非不深也是以即人者人亦即之雖有其備庸可忽乎光武悟其言顧左右曰此隱者也將用之辭而去莫知所在

向長字子平（高士傳向字作尚）河內朝歌人也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王莽大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至欲薦之於莽固辭乃止潛隱於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

如生耳易損卦曰二簋可用享損益盈虛與時偕行益卦曰損上益下人說無疆也建武中男女娶嫁既畢勑斷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於是遂肆意與同好北海禽慶前書慶字子夏俱遊五嶽名山竟不知所終

逢萌字子康北海都昌人也家貧給事縣爲亭長時尉行過亭萌候迎拜謁既而擲楯歎曰亭長主捕盜賊故執楯也大丈夫安能爲人役哉遂去之長安學通春秋經時王莽殺其子宇前書莽隔絕平帝外家衛氏宇恐帝大後見怨以爲莽不可諫而好鬼神即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

覺之莽執宇送獄飲藥而死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謂君臣夫婦父子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挂東都城門漢宮殿名東都門今名青門也前書音義曰長安東郭城北頭第一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萌素明陰陽知莽將敗有頃乃首戴瓦盎盎盆也哭於市曰新乎新乎王莽爲新都矦及簒號新室故哭之因遂潛藏及光武即位乃之琅邪勞山在今萊州即墨縣東南有大勞小勞山養志脩道人皆化其德北海太守素聞其高遣吏奉謁致禮萌不荅太守懷恨而使捕之吏叩頭曰子

康大賢天下共聞所在之處人敬如父往必不獲祇自毀辱太守怒收之繫獄更發它吏行至勞山人果相率以兵弩捍禦吏被傷流血奔而還後詔書徵萌託以老耄迷路東西語使者云朝廷所以徵我者以其有益於政尚不知方面所在安能濟時乎即便駕歸連徵不起以壽終初萌與同郡徐房平原李子雲王君公相友善並曉陰陽壞德穢行房與子雲養徒各千人君

公遭亂獨不去儈牛自隱儈謂平會兩家賣買之價時人謂之論曰避世牆東王君公嵇康高士傳曰君公明易為郎數言事不用乃自汙與官婢通免歸詐狂儈牛口無二價也

周黨字伯況太原廣武人也家產千金少孤為宗人所養而遇之不以理及長又不還其財黨詣鄉縣訟主乃歸之既而散與宗族悉免遣奴婢遂至長安遊學初鄉佐嘗眾中辱黨黨久懷之續漢志鄉佐主收賦稅者後讀春秋聞復讎之義春秋經書紀侯大去其國公羊傳曰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

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也齊襄公九世祖哀公亨於周紀侯譖之也故襄公讎於紀九世猶可復讎乎雖百世可也便輟講而還與鄉佐相閒期剋鬬日既交刃而黨爲鄉佐所傷困頓鄉佐服其義輿歸養之數日方蘇既悟而去自此勑身脩志州里稱其高及王莽竊位託疾杜門自後賊暴從橫殘滅郡縣唯至廣武過城不入建武中徵爲議郎以病去職遂將妻子居黽池復被徵不得已乃著短布單衣縠皮綃頭待見尚書以縠樹皮爲綃頭也綃頭解見向栩

傳黨服此尚書以待見也及光武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
願守所志帝乃許焉博士范升奏毀黨曰
臣聞堯不須許由巢父而建號天下周不
待伯夷叔齊而王道以成伏見太原周黨
東海王良山陽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
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廷黨不以禮屈伏
而不謁偃蹇驕悍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
演義武不能死君釣采華名庶幾三公之
位臣願與坐雲臺之下考試圖國之道不

如臣言伏虛妄之罪而敢私竊虛名誇上求高皆大不敬書奏天子以示公卿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黨遂隱居黽池著書上下篇而終邑人賢而祠之初黨與同郡譚賢伯升鴈門殷謨君長俱守節不仕王莽世建武中徵並不到

王霸字儒仲太原廣武人也少有清節及

王莽篡位弃冠帶絕交宦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禮記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司徒侯霸讓位於霸閻陽毀之曰太原俗黨儒仲頗有其風遂止（皇甫謐高士傳曰故梁令閻陽也前書曰太原多晉公族子孫以詐力相傾矜夸功名報仇過直漢興號爲難化常擇嚴猛將或任殺伐爲威父兄被誅子弟怨憤至告訐刺史二千石）以病歸隱居守志茅屋蓬戶連徵不至以壽終

嚴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

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以其形貌求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給牀褥太官朝夕進膳司徒侯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皇甫謐高士傳曰霸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光不起於牀上箕踞抱膝發書讀訖問子道曰君房素癡今爲三公寧小差否子道曰位已鼎足不癡也光曰遣卿來何言子道傳霸言光曰卿言不癡是非癡語也天子徵我三乃來人主尚不見當見人臣乎子道求報光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使者嫌少可更足光曰買菜乎求益

也使人因謂光曰公聞先生至區區欲即詣造迫於典司是以不獲願因日暮自屈語言光不荅乃投札與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絶霸得書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即日幸其館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邪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

平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今杭州富陽縣也本漢富春縣避晉簡文帝鄭太后諱改曰富陽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焉顧野王輿地志曰七里瀨在東陽江下與嚴陵瀨相接有嚴山桐廬縣南有嚴子陵漁釣處今山邊有石上平可坐十人臨水名爲嚴陵釣壇也

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年八十終於家

帝傷惜之詔下郡縣賜錢百萬穀千斛

井丹字大春扶風郿人也少受業太學通

五經善談論故京師爲之語曰五經紛綸

井大春紛綸猶浩博也性清高未嘗脩刺候人建武

末沛王輔等五王居北宮皆好賓客更遣

請丹不能致信陽侯陰就光烈皇后弟也

以外戚貴盛乃詭說五王求錢千萬約能

致丹而別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既至就

故爲設麥飲葱葉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甘肓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置盛饌乃食及就起左右進輦丹笑曰吾聞桀駕人車豈此邪帝王紀曰桀以人駕車坐中皆失色就不得已而令去輦自是隱閉不關人事以壽終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父讓王莽時爲城門校尉封脩遠伯使奉少昊後寓於北地而卒前書莽改允吾爲脩遠少昊金天氏之號次黃帝者北地今寧州也鴻

時尚幼以遭亂世因卷席而葬後受業太學家貧而尚節介博覽無不通而不爲章句學畢乃牧豕於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它舍鴻乃尋訪燒者問所去失（去亡也）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爲少鴻曰無它財願以身居作主人許之因爲執勤不懈朝夕鄰家耆老見鴻非恒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始敬異焉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歸鄉里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

以女妻人曰女音尼慮反鴻並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娉之女求作布衣麻屨織作筐緝績之具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荅妻乃跪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斥遠也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傳粉墨豈鴻所願哉妻

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
更爲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
眞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孟光
居有頃妻曰常聞夫子欲隱居避患今何
爲默默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共
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詠詩書彈琴以
自娛仰慕前世高士而爲四皓以來二十
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
曰陟彼北芒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宮室崔

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闐而非之求鴻不得乃易姓運期名燿字矦光與妻子居齊魯之間有頃又去適吳將行作詩曰逝舊邦兮遐征將遥集兮東南心惙怛兮傷悴志菲菲兮升降爾雅注惙怛憂也菲菲高下不定也惙音丁劣反降音下江反詩曰我心則降欲乘策兮縱邁疾吾俗兮作讒競舉枉兮措直咸先佞兮唌唌論語曰舉直措諸枉則人服舉枉措諸直則人不服唌音延讒言捷急之皃聊固靡憇兮獨建與異州兮尚賢建立也言已無憇於獨立所以

適吳者與異州之人貴尚賢德聊逍搖兮遨嬉纘仲尼兮周流儻去觀兮我悅遂舍車兮即浮舍其車而就舟船過季札兮延陵求魯連兮海隅雖不察兮光貌幸神靈兮與休光貌光儀也言雖不察見季札及魯連然與幸其神靈與之同美也惟季春兮華阜麥含含兮方秀哀茂時兮逾邁愍芳香兮日臭茂盛也臭敗也悼吾心兮不獲長委結兮焉究委結懷恨也究窮也口嚬嚬兮余訕嗟怦怦兮誰留訕謗也鄭玄注禮記曰怦怦恐也遂至吳依大家皐伯通居廡下說文曰廡堂下周屋也釋名大屋曰

廡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不敢於鴻前
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
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方舍之於
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疾且困告主人曰
昔延陵季子葬子於嬴博之閒不歸鄉里
愼勿令我子持喪歸去及卒伯通等爲求
葬地於吳要離冢傍咸曰要離烈士而伯
鸞清高可令相近要離刺吳王僚子慶忌者冢在今蘇州吳縣西伯鸞墓在其北
葬畢妻子歸扶風初鴻友人京兆高恢

少好老子隱於華陰山中及鴻東遊思恢作詩曰鳥嚶嚶兮友之期毛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念髙子兮僕懷思想念恢兮爰集茲二人遂不復相見恢亦髙抗終身不仕高士傳曰恢字伯通

髙鳳字文通南陽葉人也少爲書生家以農畝爲業而專精誦讀晝夜不息妻甞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雞時天暴雨而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鳳方悟

之其後遂爲名儒乃教授業於西唐山中（山在今唐州湖陽縣西北酈元注水經云即高鳳所隱之西唐山也）鄰里有爭財者持兵而鬬鳳往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固請曰仁義遜讓奈何弃之於是爭者懷感投兵謝罪鳳年老執志不倦名聲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本巫家不應爲吏又詐與寡嫂訟田遂不仕建初中將作大匠任隗舉鳳直言到公車託病逃歸推其財產悉與孤兄子隱身漁釣終於家

論曰先大夫宣侯沈約宋書曰范泰字伯倫祖汪父甯宋高祖受命拜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領國子祭酒多所陳諫泰博覽篇籍好爲文章愛奬後生孜孜無倦薨謚宣侯即曄之父也嘗以講道餘隙寓乎逸士之篇至高文通傳輟而有感以爲隱者也因著其行事而論之曰古者隱逸其風尚矣潁陽洗耳恥聞禪讓許由隱於潁陽聞堯欲禪乃臨潁而洗耳孤竹長飢羞食周粟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不食周粟或高棲以違行或疾物以矯情雖軌迹異區其去就一也若伊人者志陵青雲之上身晦泥汙之下

心名且猶不顯況怨累之爲哉與夫委體淵沙鳴弦揆日者不其遠乎委體泉沙謂屈原懷沙礫而自沈也鳴弦揆日謂嵇康臨刑顧日景而彈琴也論者以事迹相明故引康爲喻

臺佟字孝威佟音大冬反魏郡鄴人也隱於武安山武安縣之山也鑿穴爲居採藥自業建初中州辟不就刺史行部乃使從事致謁佟載病往謝刺史乃執贄見佟曰嵇康高士傳曰刺史執棗栗之贄往孝威居身如是甚苦如何佟曰佟幸得保終性命存神養和如明使君奉宣詔書

夕惕庶事反不苦邪遂去隱逸終不見

韓康字伯休一名恬休京兆霸陵人家世著姓常采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那（那語餘聲也音乃賀反）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爲乃遯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徵不至桓帝乃備玄纁之禮以安車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乃許

諸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脩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為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止康因道逃遯以壽終

矯慎字仲彥風俗通曰晉大夫矯父之後也扶風茂陵人也少好黃老隱遯山谷因穴為室仰慕松喬導引之術與馬融蘇章鄉里並時融以才

傳顯名章以廉直稱然皆推先於慎汝南吳蒼甚重之因遺書以觀其志曰仲彥足下勤處隱約雖乘雲行泥棲宿不同每有西風何嘗不歎汝南在扶風之東蓋聞黃老之言乘虛入冥藏身遠遯亦有理國養人施於為政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又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又曰理大國若亨小鮮又曰非所以愛人治國也至如登山絕迹神不著其證人不覩其驗吾欲先生從其可者於意何如昔伊尹不懷道以待堯舜之君孟子曰湯使人以幣聘伊尹伊尹曰我何以湯之幣

爲哉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豈若使是人爲堯舜之人哉方今明明四海開闢巢許無爲箕山夷齊悔入首陽足下審能騎龍弄鳳翔嬉雲間者列僊傳曰簫史秦繆公時善吹簫公女弄玉好之以妻之遂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十年吹鳳皇聲鳳來止其屋爲作鳳臺夫婦止在上一旦皆隨鳳皇飛去又曰陶安公六安冶師數行火火一旦散上紫色衝天須臾赤雀止冶上曰安公安公冶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至時安公騎之而去也亦非狐兎燕雀所敢謀也愼不荅年七十餘竟不肯娶後忽歸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後人有見愼於敦煌者故前世異之

或云神僊焉愼同郡馬瑤隱於汧山以兎罝爲事罝兎網也毛詩序曰兎罝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故愼以爲事焉所居俗化百姓美之號馬牧先生焉

戴良字叔鸞汝南愼陽人也曾祖父遵字子高平帝時爲侍御史王莽篡位稱病歸鄉里家富好給施尙俠氣食客常三四百人時人爲之語曰關東大豪戴子高良少誕節母憙驢鳴憙音虛記反良常學之以娛樂焉及母卒兄伯鸞居廬啜粥非禮不行良獨

食肉飲酒哀至乃哭而二人俱有毀容或問良曰子之居喪禮乎良曰然禮所以制情佚也情苟不佚何禮之論夫食旨不甘故致毀容之實若味不存口食之可也論者不能奪之良才既高達而論議尚奇多駭流俗同郡謝季孝問曰子自視天下孰可為比良曰我若仲尼長東魯大禹出西羌（帝王紀曰夏禹生於石紐長於西羌西夷之人也）獨步天下誰與為偶舉孝廉不就再辟司空府彌年不到州

郡追之乃遯辭詣府（遯遜也）悉將妻子既行在道因逃入江夏山中優遊不仕以壽終初良五女並賢每有求姻輒便許嫁疎裳布被竹笥木屐以遣之五女能遵其訓皆有隱者之風焉

法眞字高卿（高一作喬）扶風郿人南郡太守雄之子也好學而無常家博通內外圖典爲關西大儒弟子自遠方至者陳留范冉等數百人性恬靜寡欲不交人閒事太守請

見之眞乃幅巾詣謁太守曰昔魯哀公雖爲不肖而仲尼稱臣太守虛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贊本朝何如眞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眞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太守戄然不敢復言（戄音紀具反）辟公府舉賢良皆不就同郡田弱薦眞曰處士法眞體兼四業（謂詩書禮樂也）學窮典奧幽居恬泊樂以忘憂將蹈老氏之高蹤不爲玄纁屈也臣願聖朝就加袞職（毛詩曰袞職有闕謂三公）

也

必能唱清廟之歌致來儀之鳳矣詩清廟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尚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會順帝西巡弱又薦之帝虛心欲致前後四徵眞曰吾旣不能遯形遠世豈飲洗耳之水哉遂深自隱絕終不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眞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乃共刋石頌之號曰玄德先生年八十九中平五年以壽終

漢陰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延熹中幸竟陵過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觀者有老父獨耕不輟尚書郎南陽張溫異之使問曰人皆來觀老父獨不輟何也老父笑而不對溫下道百步自與言老父曰我野人耳不達斯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子邪立天子以父天下邪役天下以奉天子邪昔聖王宰世茅茨采椽而萬人以寧韓子曰堯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今子之君勞人

自縱逸遊無忌吾爲子羞之子何忍欲人
觀之乎溫大慙問其姓名不告而去
陳留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淵聖御名帝世黨錮
事起守外黃令陳留張升去官歸鄉里道
逢友人共班草而言班布也升曰吾聞趙殺鳴
犢仲尼臨河而反覆巢竭淵龍鳳逝之而不
至解在獨行傳今宦豎日亂陷害忠良賢人君子
其去朝乎夫德之不建人之無援左傳曰臧文仲聞六
與蓼滅曰皐陶廷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人之無援哀哉將性命之不免柰

何因相抱而泣老父趨而過之植其杖大息言曰吁二大夫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縣去將安所雖泣何及乎毛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言雖泣而無所及也二人欲與之語不顧而去莫知所終

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峴山在今襄陽縣東襄陽記曰諸葛孔明每至德公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司馬德操嘗詣德公值其渡沔上先人墓德操徑入其堂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其妻子皆羅拜於堂下奔走共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德操年小德公十歲兄事之呼作龐公故俗人遂謂

龐公是德公名非也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荆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謂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畒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襄陽記曰德公子字山人亦有令名娶諸葛孔明姊爲魏黃門

史部郎子渙晉太康中爲牂柯太守

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反襄陽記曰鹿門山舊名蘇嶺山建武中襄陽侯習郁立神祠於山刻二石鹿夾神道口俗因謂之鹿門廟遂以廟名山也

贊曰江海冥滅山林長往遠性風疎逸情雲上道就虛全事違塵枉違遠也

後漢書列傳卷第七十三

列傳卷第七十四 列女　范曄　後漢書八十四

唐章懷太子賢注

盛道妻　孝女叔先雄

董祀妻

詩書之言女德尚矣詩謂關雎后妃之德也書稱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尚遠也若夫賢妃助國君之政哲婦隆家人之道高士弘清淳之風貞女亮明白之節則其徽美未殊也而世典咸漏焉故自中興以後綜其成事述爲列女篇如馬鄧梁后別見前紀梁嫕李姬各附家傳嫕梁竦女李姬李固女也若斯之類並不兼書餘但搜次才行尤高

秀者不必專在一操而已

勃海鮑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脩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

脩行婦道鄉邦稱之宣哀帝時官至司隸校尉子永中興初爲魯郡太守永子昱從容問少君曰太夫人寧復識挽鹿車時不對曰先姑有言爾雅曰舅姑在則曰君舅君姑没則曰先舅先姑存不忘亡安不忘危易繫辭之言也吾豈敢忘乎永昱已見前傳

太原王霸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霸少立高節光武時連徵不仕霸已見逸人傳妻亦美志行初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爲友後

子伯爲楚相而其子爲郡功曹子伯乃令子奉書於霸車馬服從雍容如也霸子時方耕於野聞賓至投耒而歸鄭玄注禮記云耒耜之上曲者也說文曰耒手耕曲木見令狐子沮怍不能仰視沮喪也怍慙也霸目之有愧容客去而久臥不起妻怪問其故始不肯告妻請罪而後言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曹蓬髮歷齒未知禮則曹輩也見客而有慙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

君少修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
君之高奈何忘宿志而慚兒女子乎霸屈
起而笑曰屈音渠勿反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遯
廣漢姜詩妻者同郡龐盛之女也詩事母
至孝妻奉順尤篤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
七里妻常泝流而汲後值風不時得還母
渴詩責而遣之妻乃寄止鄰舍晝夜紡績
市珍羞使鄰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
之姑怪問鄰母鄰母具對姑感慙呼還恩

養愈謹其子後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
不敢言而託以行學不在姑嗜魚鱠又不
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鱠呼鄰母共之舍
側忽有涌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魚
常以供二母之膳赤眉散賊經詩里弛兵
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時歲荒賊乃遺
詩米肉受而埋之比落蒙其安全比近也落藩也永
平三年察孝廉顯宗詔曰大孝入朝凡諸
舉者一聽平之由是皆拜郎中詩尋除江

陽令卒于官所居治鄉人爲立祀

沛郡周郁妻者同郡趙孝之女也字阿少習儀訓閑於婦道而郁驕淫輕躁多行無禮郁父偉謂阿曰新婦賢者女當以道匡夫郁之不改新婦過也阿拜而受命退謂左右曰我無樊衛二姬之行列女傳曰楚莊王好田獵樊姬故不食鮮禽以諫王齊桓公好音樂衛姬不聽五音以諫公並解具文苑傳也故君以責我我言而不用君必謂我不奉教令則罪在我矣若言而見用是爲子違父而從婦

則罪在彼矣生如此亦何聊哉乃自殺莫不傷之

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學高才世叔早卒有節行法度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踵繼也）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每有貢獻異物輒詔大家作賦頌及鄧太后臨朝與聞政事以出入

之勤特封子成關內侯官至齊相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後又詔融兄續繼昭成之融兄名續見馬援傳永初中太后兄大將軍鄧騭以母憂上書乞身太后不欲許以問昭昭因上疏曰伏惟皇太后陛下躬盛德之美隆唐虞之政闢四門而開四聰采狂夫之瞽言納芻蕘之謀慮前書曰狂夫之言明主擇焉詩曰先人有言詢于芻蕘妾昭得以愚朽身當盛明敢不披露肝膽以効萬一

妾聞謙讓之風德莫大焉故典墳述美神祇降福易曰謙尊而光又曰鬼神害盈而福謙左傳曰謙讓者德之基也昔夷齊去國天下服其廉高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太伯違邠孔子稱爲三讓周大王有疾太伯欲讓季歷託採藥於吳時已居周此言邠者蓋本其始而言之也所以光昭令德揚名于後者也論語曰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論語孔子之言也何有言若無有由是言之推讓之誠其致遠矣今四舅深執忠孝引身自退四舅謂騭悝弘閶也而以方垂未靜拒而不許如後有毫毛

加於今日謂有纖微之過則推讓之美失也誠恐推讓之名不可再得緣見逮及故敢昧死竭其愚情自知言不足采以示蟲螘之赤心太后從而許之於是騭等各還里弟焉作女誡七篇有助內訓其辭曰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餘寵賴母師之典訓母傅母也師女師也左傳曰宋伯姬卒待姆也毛詩曰言告師氏言告言歸年十有四執箕帚於曹氏前書呂公謂高祖曰臣有息女願爲箕帚妾言執箕帚主賤役以事舅姑于今四十餘載矣戰戰兢兢常懼黜辱以增父母

之着以益中外之累中內也夙夜劬心勤不
告勞而今而後乃知免耳吾性跡頑教道
無素素先也恒恐子穀負辱清朝三輔決錄曰齊相子穀頗隨時俗注云曹成壽之子也司徒掾察孝廉為長恒長母為太后師徵拜中散大夫子穀即成之字也
聖恩橫加猥賜金紫漢官儀曰二千石金印紫綬也實非鄙
人庶幾所望也男能自謀矣吾不復以為
憂也但傷諸女方當適人而不漸訓誨不
聞婦禮懼失容它門取恥宗族吾今疾在
沈滯性命無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悵間

作女誡七章願諸女各寫一通庶有補益裨助汝身去矣其勗勉之去矣猶言從今已往卑弱第一古者生女三日臥之牀下弄之瓦塼而齋告焉詩小雅曰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弄之瓦毛萇注云瓦紡塼也箋云臥之於地卑之也紡塼習其所有事也臥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塼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齋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祀也毛詩傳曰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供祭祀矣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盛之惟筐及筥于以湘之惟錡及釜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三者蓋女人之常道禮法

之典教矣謙讓恭敬先人後己有善莫名不自名己之善也有惡莫辭忍辱含垢常若畏懼是謂卑弱下人也晚寢早作勿憚夙夜作起也執務私事不辭劇易劇猶難也所作必成手迹整理是謂執勤也正色端操以事夫主清靜自守無好戲笑絜齊酒食以供祖宗絜清也謂食也左傳曰絜粢豐盛也是謂繼祭祀也三者苟備而患名稱之不聞黜辱之在身未之見也三者苟失之何名稱之可聞黜辱之可遠哉

夫婦第二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信天地之弘義人倫之大節也是以禮貴男女之際詩著關雎之義禮記曰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詩關雎樂得賢女以配君子也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夫不賢則無以御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夫不御婦則威儀廢缺婦不事夫則義理墮闕墮音許規反墮廢也方斯二事其用一也察今之君子徒知妻婦之不可不御威儀之不可不整故訓其男檢以書傳殊不

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禮義之不可不存也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於彼此之數乎禮八歲始教之書十五而至於學矣禮記曰八歲入小學獨不可依此以爲則哉敬愼第三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爲德陰以柔爲用男以彊爲貴女以弱爲美故鄙諺有云生男如狼猶恐其尫生女如鼠猶恐其虎然則修身莫若敬避彊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婦人之大禮也夫敬非它持久之謂也

夫順非它寬裕之謂也持久者知止足也寬裕者尚恭下也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媟黷媟黷既生語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作縱恣既作則侮夫之心生矣此由於不知止足者也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能不訟訟爭既施則有忿怒之事矣此由於不尚恭下者也侮夫不節譴呵從之忿怒不止楚撻從之夫爲夫婦者義以和親恩以好

合楚撻既行何義之存譴呵既宣何恩之
有恩義俱廢夫婦離矣婦行第四女有四
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
功（禮記文也）夫云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
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
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清閑貞靜守節整
齊行已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
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
言盥浣塵穢服飾鮮絜沐浴以時身不垢

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絜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然爲之甚易唯在存心耳古人有言仁遠乎哉我欲仁而仁斯至矣論語孔子之言也此之謂也專心第五禮夫有再娶之義儀禮曰父在爲毋何以朞至尊在不敢伸也父必三年而後娶達子志也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儀禮曰夫者妻之天也婦人不二斬者猶曰不二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行違神祇天則罰之禮義有愆夫則薄之

故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然所求者亦非謂佞媚苟親也固莫若專心正色禮義居絜耳無塗聽目無邪視出無冶容入無廢飾無聚會羣輩無看視門户此則謂專心正色矣若夫動靜輕脫視聽陜輸（陜輸不定貌也）入則亂髮壞形出則窈窕作態（窈窕妖冶之貌也）說所不當道觀所不當視此謂不能專心正色矣曲從第六夫得意一人是

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欲人定志專心之言也舅姑之心豈當可失哉物有以恩自離者亦有以義自破者也夫雖云愛舅姑云非此所謂以義自破者也然則舅姑之心柰何固莫尚於曲從矣姑云不爾而是固宜從令（不爾猶不然也）姑云爾而非猶宜順命勿得違戾是非爭分曲直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婦如影響焉不可賞（影響言順從也）

和叔妹第七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舅姑

之愛已也舅姑之愛已由叔妹之譽已也由此言之我臧否譽毀一由叔妹叔妹之心復不可失也皆莫知叔妹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以求親其蔽也哉自非聖人鮮能無過故顏子貴於能改仲尼嘉其不貳論語孔子曰顏回不貳過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而況婦人者也雖以賢女之行聰哲之性其能備乎是故室人和則謗掩外內離則惡揚此必然之埶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此之謂也金物之堅者若二人同心則其利可以斷之二人既同心其芳馨如蘭也古人通謂氣爲臭也夫嫂妹者體敵而尊恩疏而義親若淑媛謙順之人淑善也美女曰媛也則能依義以篤好崇恩以結援使徽美顯章而瑕過隱塞舅姑矜善而夫主嘉美聲譽曜于邑鄰休光延於父母若夫惷愚之人於嫂則託名以自高於妹則因寵以驕盈驕盈既施何和之有恩義既乖何譽之臻是以美隱而過宣姑忿而夫愠毀訾

布於中外恥辱集于厥身進增父母之羞退益君子之累君子謂夫也詩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斯乃榮辱之本而顯否之基也可不慎哉然則求叔妹之心固莫尚於謙順矣謙則德之柄易繫辭之文也順則婦之行凡斯二者足以和矣詩云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其斯之謂也韓詩周頌之言也射厭也射音亦毛詩射作斁也馬融善之令妻女習焉昭女妹曹豐生昭壻之妹也亦有才惠爲書以難之辭有可觀昭年七十餘卒皇太后素服舉

哀使者監護喪事所著賦頌銘誄問注哀
辭書論上疏遺令凡十六篇子婦丁氏爲
撰集之又作大家讚焉
河南樂羊子之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羊
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
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論語撰考讖曰水名盜泉仲尼不漱廉者
不受嗟來之食解見文苑傳也況拾遺求利以汚其
行乎羊子大慚乃捐金於野而遠尋師學
一年來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

無它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生自蠶繭成於機杼一絲而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也則捐失成功稽廢時月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亡（論語孔子曰君子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亡無也）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遂七年不反妻常躬勤養姑又遠饋羊子嘗有它舍雞謬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對雞不餐而泣姑怪問其故妻曰自傷

居貧使食有它肉姑輒棄之後盜欲有犯妻者乃先劫其姑妻聞操刀而出盜人曰釋汝刀從我者可全不從我者則殺汝姑妻仰天而歎舉刀刎頸而死盜亦不殺其姑太守聞之即捕殺賊盜而賜妻縑帛以禮葬之號曰貞義

漢中程文矩妻者同郡李法之姊也字穆姜有二男而前妻四子文矩爲安衆令喪於官安衆縣屬南陽郡四子以母非所生憎毀日積

而穆姜慈愛溫仁撫字益隆衣食資供皆
兼倍所生或謂母曰四子不孝甚矣何不
別居以遠之對曰吾方以義相導使其自
遷善也及前妻長子興遇疾困篤母惻隱
自然親調藥膳恩情篤密興疾久乃瘳於
是呼三弟謂曰繼母慈仁出自天受吾兄
弟不識恩養禽獸其心雖母道益隆我曹
過惡亦已深矣遂將三弟詣南鄭獄陳母
之德狀己之過乞就刑辟縣言之於郡郡

守表異其母蠲除家徭遣散四子許以脩
革自後訓導愈明並爲良士穆姜年八十
餘卒臨終勑諸子曰吾弟伯度智達士也
所論薄葬其義至矣又臨亡遺令賢聖法
也前書孝文帝楊王孫龔勝臨亡並有遺令令汝曹遵承勿與俗
同增吾之累諸子奉行焉
孝女曹娥者會稽上虞人也父盱能絃歌
爲巫祝漢安二年五月五日於縣江泝濤
迎婆娑神溺死不得屍骸娥年十四乃沿

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而

死娥投衣於水祝曰人屍所在衣當沈衣隨流至一處而沈娥遂隨衣而沒衣字或作爪見項原列女傳也至元嘉元年縣長度尚改葬娥於江南

道傍爲立碑焉會稽典錄曰上虞長度尚弟子邯鄲淳字子禮時甫弱冠而有異才尚先使魏朗作曹娥碑文成未出會朗見尚尚與之飲宴而子禮方至督酒尚問朗碑文成未朗辭不才因試使子禮爲之操筆而成無所點定朗嗟歎不暇遂毀其草其後蔡邕又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虀臼

吳許升妻者呂氏之女也字榮升少爲博

徒不理操行榮嘗躬勤家業以奉養其姑

數勸升修學每有不善輒流涕進規榮父
積忿疾升乃呼榮欲改嫁之榮歎曰命之
所遭義無離貳終不肯歸升感激自厲乃
尋師遠學遂以成名尋被本州辟命行至
壽春道爲盜所害刺史尹耀捕盜得之榮
迎喪於路聞而詣州請甘心讎人耀聽之
榮乃手斷其頭以祭升靈後郡遭寇賊賊
欲犯之榮踰垣走賊拔刀追之賊曰從我
則生不從我則死榮曰義不以身受辱寇

虜也遂殺之是日疾風暴雨靁電晦冥賊惶懼叩頭謝罪乃殯葬之

汝南袁隗妻者扶風馬融之女也字倫隗已見前傳倫少有才辯融家世豐豪裝遣甚盛及初成禮隗問之曰婦奉箕箒而已何乃過珍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逆命君若欲慕鮑宣梁鴻之高者妾亦請從少君孟光之事矣隗又曰弟先兄舉世以爲笑今處姊未適先行可乎對曰妾姊高行

殊邈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苟然而已又問曰南郡君學窮道奧文爲辭宗融爲南郡太守而所在之職輒以貨財爲損何邪對曰孔子大聖不免武叔之毀子路至賢猶有伯寮之愬論語曰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它人之賢者猶丘陵焉猶可踰也仲尼如日月也無得而踰焉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家君獲此固其宜耳愧默然不能屈帳外聽者爲慙愧既寵貴當時倫亦有名於世年六十餘卒倫妹芝亦有才義少喪親長

而追感乃作申情賦去

酒泉龐淯母者趙氏之女也字娥父為同縣人所殺而娥兄弟三人時俱病物故讎乃喜而自賀以為莫己報也娥陰懷感憤乃潛備刀兵常帷車以候讎家十餘年不能得後遇於都亭刺殺之因詣縣自首曰父仇已報請就刑戮福祿長尹嘉義之解印綬欲與俱亡娥不肯去曰怨塞身死妾之明分結罪理獄君之常理何敢苟生以

枉公法後遇赦得免州郡表其閭太常張
奐嘉歎以束帛禮之
沛劉長卿妻者同郡桓鸞之女也鸞已見
前傳生一男五歲而長卿卒妻防遠嫌疑
不肯歸寧兒年十五晚又夭歿妻慮不免
乃豫刑其耳以自誓宗婦相與愍之共謂
曰若家殊無它意假令有之猶可因姑姊
妹以表其誠何貴義輕身之甚哉對曰昔
我先君五更學爲儒宗尊爲帝師五更已

來歷代不替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稱詩云無忝爾祖聿脩厥德是以豫自刑翦以明我情沛相王吉上奏高行顯其門閭號曰行義桓釐寡婦曰釐縣邑有祀必膰焉膰祭餘肉也尊敬之故有祭祀必致其餘也左傳曰天子有事膰焉

安定皇甫規妻者不知何氏女也規初喪室家後更娶之妻善屬文能草書時爲規荅書記衆人怪其工及規卒時妻年猶盛而容色美後董卓爲相國承其名娉以軿

輜百乘馬二十匹奴婢錢帛充路妻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請辭甚酸愴卓使傅奴侍者悉拔刀圍之而謂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風靡何有不行於一婦人乎妻知不免乃立罵卓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邪妾之先人清德弈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爲漢忠臣君親非其趣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禮於爾君夫人邪卓乃引車庭中以其頭縣軛鞭撲交下周禮考工記曰軛長六尺鄭衆曰謂轅端

壓牛領者妻謂持杖者曰何不重乎速盡爲惠遂死車下後人圖畫號曰禮宗云

南陽陰瑜妻者潁川荀爽之女也名采字女荀聰敏有才藝年十七適陰氏十九產一女而瑜卒采時尚豐少常慮爲家所逼自防禦甚固後同郡郭奕喪妻爽以采許之魏書奕字伯益壽之子也爲太子文學早卒因詐稱病篤召采既不得已而歸懷刃自誓爽令傅婢執奪其刃扶抱載之猶憂致憤激勑衛甚嚴女既

到郭氏乃僞爲歡悅之色謂左右曰我本立志與陰氏同穴而不免逼迫遂至於此素情不遂柰何乃命使建四燈盛粧飾請弈入相見共談言辭不輟亦莭憚之遂不敢逼至曙而出采因勑令左右辦浴既入室而掩户權令侍人避之以粉書扉上曰尸還陰陰字未及成懼有來者遂以衣帶自縊左右翫之不爲意比視已絶時人傷焉

犍爲盛道妻者同郡趙氏之女也字媛姜建安五年益部亂道聚衆起兵事敗夫妻執繫當死媛姜夜中告道曰法有常刑必無生望君可速潛逃建立門戶妾自留獄代君塞咎道依違未從媛姜便解道桎梏爲齎粮貲子翔時年五歲使道攜持而走媛姜代道持夜應對不失度道已遠乃以實告吏應時見殺道父子會赦得歸道感其義終身不娶焉

孝女叔先雄者犍爲人也父泥和永建初爲縣功曹縣長遣泥和拜檄謁巴郡太守乘船墯湍水物故尸喪不歸雄感念怨痛號泣晝夜心不圖存常有自沈之計所生男女二人並數歲雄乃各作囊盛珠環以繫兒數爲訣別之辭家人每防閑之經百許日後稍懈雄因乘小船於父墯處慟哭遂自投水死弟賢其夕夢雄告之卻後六日當共父同出至期伺之果與父相持浮

於江上郡縣表言爲雄立碑圖象其形焉

陳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博學有才辯又妙於音律劉昭幼童傳曰邕夜鼓琴絃絕琰曰第二絃邕曰偶得之耳故斷一絃問之琰曰第四絃並不差謬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歸寧于家興平中天下喪亂文姬爲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贖之而重嫁於祀祀爲屯田都尉犯法當死文姬詣曹操請

之時公卿名士及遠方使驛坐者滿堂操
謂賓客曰蔡伯喈女在外今爲諸君見之
及文姬進蓬首徒行叩頭請罪音辭清辯
旨甚酸哀衆皆爲改容操曰誠實相矜然
文狀巳去柰何文姬曰明公廐馬萬匹虎
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騎而不濟垂死之命
乎操感其言乃追原祀罪時旦寒賜以頭
巾履襪操因問曰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
能憶識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許

卷流離塗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耳操曰今當使十吏就夫人寫之文姬曰妾聞男女之別禮不親授（禮記曰男女不親授）乞給紙筆眞草唯命於是繕書送之文無遺誤後感傷亂離追懷悲憤作詩二章其辭曰漢季失權柄董卓亂天常志欲圖篡弑先害諸賢良逼迫遷舊邦擁主以自彊海内興義師欲共討不祥卓衆來東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來兵皆胡羌獵野圍

城邑所向悉破亡斬截無孑遺尸骸相牚
拒牚音直庚反馬邊縣男頭馬後載婦女長驅西
入關迥路險且阻還顧邈冥冥肝脾為爛
腐所略有萬計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
欲言不敢語失意機微間輒言斃降虜要
當以亭刃我曹不活汝豈復惜性命不堪
其詈罵或便加棰杖毒痛參并下旦則號
泣行夜則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無一
可彼蒼者何辜乃遭此戹禍邊荒與華異

人俗少義理處所多霜雪胡風春夏起翩
翩吹我衣肅肅入我耳感時念父母哀歎
無窮已有客從外來聞之常歡喜迎問其
消息輒復非鄉里邂逅徼時願骨肉來迎
己已得自解免當復棄兒子天屬綴人心
念別無會期存亡永乖隔不忍與之辭兒
前抱我頸問母欲何之人言母當去豈復
有還時阿母常仁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
成人柰何不顧思見此崩五內恍惚生狂

癡號泣手撫摩當發復回疑兼有同時輩
相送告離別慕我獨得歸哀叫聲摧裂馬
爲立踟躕車爲不轉轍觀者皆歔欷行路
亦嗚咽去去割情戀遄征日遐邁悠悠三
千里何時復交會念我出腹子匈臆爲摧
敗旣至家人盡又復無中外城郭爲山林
庭宇生荊艾白骨不知誰從橫莫覆蓋出
門無人聲豺狼號且吠煢煢對孤景怛咤
糜肝肺登高遠眺望魂神忽飛逝奄若壽

命盡旁人相寬大爲復彊視息雖生何聊
賴託命於新人竭心自勗厲流離成鄙賤
常恐復捐廢人生幾何時懷憂終年歲其
二章曰嗟薄祐兮遭世患宗族殄兮門戶
單身執略兮入西關歷險阻兮之羌蠻山
谷眇兮路曼曼眷東顧兮但悲歎冥當寢
兮不能安冥音瞑飢當食兮不能餐常流涕兮
眥不乾薄志節兮念死難雖苟活兮無形
顏惟彼方兮遠陽精北方近陰遠陽陰氣凝兮雪夏

零沙漠壅兮塵冥冥有草木兮春不榮人
似禽兮食臭腥言兜離兮狀窈停兜離匈奴言語之貌
歲聿暮兮時邁征夜悠長兮禁門扃不能
寐兮起屏營登胡殿兮臨廣庭玄雲合兮
翳月星北風厲兮肅泠泠胡笳動兮邊馬
鳴孤鴈歸兮聲嚶嚶樂人興兮彈琴箏音
相和兮悲且清心吐思兮匈憤盈欲舒氣
兮恐彼驚含哀咽兮涕沾頸家既迎兮當
歸寧臨長路兮捐所生兒呼母兮號失聲

我掩耳兮不忍聽追持我兮走煢煢頓復起兮毀顏形還顧之兮破人情心怛絕兮死復生列女後傳琰字昭姬也

贊曰端操有蹤幽閑有容區明風烈昭我管彤婦人之正其節操有蹤迹可紀者及幽都閑婉有禮容者區別其遺風餘烈以明女史之所記也管彤赤管筆解見皇后紀

後漢書列傳卷第七十四

列傳卷第七十五　范曄後漢書八十五

唐章懷太子賢注

東夷

王制云東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萬物柢地而出事見風俗通故天性柔順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國焉山海經曰君子國衣冠帶劒食獸使二文虎在旁外國圖曰去琅邪三萬里山海經又曰不死人在交脛東其爲人黑色壽不死並在東方也夷有九種竹書紀年曰后芬發即位三年九夷來御也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竹書紀年

曰后泄二十一年命畎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后相即位二年征黃夷七年于夷來賓後少康即位方夷來賓也故孔子欲居九夷也昔堯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蓋日之所出也孔安國尚書注曰東方之地曰嵎夷暘谷日之所出也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始畔太康啓之子也槃于游田十旬不反不恤人事為羿所逐也自少康已後世服王化遂賓於王門獻其樂舞少康帝仲康之孫帝相子也竹書紀年曰后發即位元年諸夷賓于王門諸夷入舞桀為暴虐諸夷內侵殷湯革命伐而定之至于仲丁藍夷作寇仲丁殷大戊之子也竹書紀年曰仲丁即位征于藍夷也自是或服或畔三

百餘年武乙衰敝東夷寖盛遂分遷淮岱漸居中土（武乙帝庚丁之子無道爲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也）及武王滅紂肅愼來獻石砮楛矢管蔡畔周乃招誘夷狄周公征之遂定東夷（尚書武王崩三監及淮夷畔周公征之作大誥又曰成王既伐管叔蔡叔滅淮夷）康王之時肅愼復至後徐夷僭號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博物志曰徐君宮人娠而生卵以爲不祥棄於水濱孤獨母有犬名鵠倉持所棄卵銜以歸母母覆煖之遂成小兒生而偃故以爲名宮人聞之乃更錄取長襲爲徐君尸子曰偃王有

筋而無骨故曰偃也偃王處潢池東地方五百里水經注曰黃水一名汪水與泡水合至沛入泗自山陽以東海陵以北其地當之也行仁義陸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穆王後得驥騄之乘史記曰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繆王得赤驥盜驪驊騮騄耳之駟西巡狩樂而忘歸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造父解見蔡邕傳於是楚文王大舉兵而滅之偃王仁而無權不忍鬬其人故致於敗乃北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隨之者以萬數因名其山爲徐山武原縣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北徐山在其東博物志曰徐王妖異不常武原縣東

里見有徐山石室祠處偃王溝通陳蔡之間得弓朱矢以己得天瑞自稱偃王穆王聞之遣使一日至楚伐之偃王仁不忍鬬爲楚所敗北走此山也厲王無道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宣王復命召公伐而平之毛詩序曰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其詩曰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游淮夷來求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土疆及幽王淫亂四夷交侵至齊桓修霸攘而卻焉及楚靈會申亦來豫盟左傳楚靈王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淮夷會于申後越遷琅邪與共征戰遂陵暴諸夏侵滅小邦秦并六國其淮泗夷皆散爲民戶陳涉起兵天下

崩潰燕人衛滿避地朝鮮前書曰朝鮮王滿燕人自始全燕時嘗略屬眞番朝鮮爲置吏築障漢興屬燕燕王盧綰反入匈奴滿亡命東走度浿水居秦故空地稍役屬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任者王之都王險也因王其國百有餘歲武帝滅之於是東夷始通上京王莽篡位貊人寇邊前書莽發高句麗兵當伐胡不欲行郡縣彊迫之皆亡出塞因犯爲寇州郡歸咎於高句驪侯騶嚴尤奏言貉人犯法不從騶起宜慰安之建武之初復來朝貢時遼東太守祭肜威讋北方聲行海表於是濊貊倭韓萬里朝獻故章和已後使聘流通逮永初多難始入寇鈔桓靈失政漸

滋曼焉自中興之後四夷來賓雖時有乖畔而使驛不絕故國俗風土可得略記東夷率皆土著憙飲酒歌舞或冠弁衣錦器用俎豆所謂中國失禮求之四夷者也左傳曰仲尼學鳥名於郯子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其信也凡蠻夷戎狄總名四夷者猶公侯伯子男皆號諸侯云

夫餘國在玄菟北千里南與高句驪東與挹婁西與鮮卑接北有弱水地方二千里本濊地也初北夷索離國王出行索或作橐音度洛反

其侍兒於後姙身姙音人鴆反王還欲殺之侍兒曰前見天上有氣大如雞子來降我因以有身王因之後遂生男王令置於豕牢牢圈也豕以口氣噓之不死復徙於馬蘭蘭即欄也馬亦如之王以爲神乃聽母收養名曰東明東明長而善射王忌其猛復欲殺之東明奔走南至掩淲水今高麗中有蓋斯水疑此水是也以弓擊水魚鼈皆聚浮水上東明乘之得度因至夫餘而王之焉於東夷之域最爲平敞

土宜五穀出名馬赤玉貂豽（貂似豽無前足音奴八反）大珠如酸棗以貝栅爲城有宮室倉庫牢獄其人麤大彊勇而謹厚不爲寇鈔以弓矢刀矛爲兵以六畜名官有馬加牛加狗加其邑落皆主屬諸加食飲用俎豆會同拜爵洗爵揖讓升降以臘月祭天大會連日飲食歌舞名曰迎鼓是時斷刑獄解囚徒有軍事亦祭天殺牛以蹏占其吉凶（魏志曰牛蹏解者爲凶合者爲吉）行人無晝夜好歌吟音聲不絕其

俗用刑嚴急被誅者皆没其家人爲奴婢
盜一責十二男女淫皆殺之尤治惡妒婦
既殺復尸於山上兄死妻嫂死則有椁無
棺殺人殉葬多者以百數其王葬用玉匣
漢朝常豫以玉匣付玄菟郡王死則迎取
以葬焉建武中東夷諸國皆來獻見二十
五年夫餘王遣使奉貢光武厚荅報之於
是使命歲通至安帝永初五年夫餘王始
將步騎七八千人寇鈔樂浪殺傷吏民後

復歸附永寧元年乃遣嗣子尉仇台印
貢獻天子賜尉仇台印綬金綵順帝永和
元年其王來朝京師帝作黃門鼓吹角抵
戲以遣之桓帝延熹四年遣使朝賀貢獻
永康元年王夫台將二萬餘人寇玄菟玄
菟太守公孫域擊破之斬首千餘級至靈
帝熹平三年復奉章貢獻夫餘本屬玄菟
獻帝時其王求屬遼東云

挹婁古肅慎之國也在夫餘東北千餘里

東濱大海南與北沃沮接不知其北所極
土地多山險人形似夫餘而言語各異有
五穀麻布出赤玉好貂無君長其邑落各
有大人處於山林之閒土氣極寒常爲穴
居以深爲貴大家至接九梯好養豕食其
肉衣其皮冬以豕膏塗身厚數分以禦風
寒夏則裸袒以尺布蔽其前後其人臭穢
不絜作廁於中圍之而居自漢興已後臣
屬夫餘種衆雖少而多勇力處山險又善

射發能入人目弓長四尺力如弩矢用楛
長一尺八寸青石為鏃鏃皆施毒中人即
死便乘船好寇盜鄰國畏患而卒不能服
東夷夫餘飲食類此皆用俎豆唯挹婁獨
無法俗最無綱紀者也
高句驪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濊貊
東與沃沮北與夫餘接地方二千里多大
山深谷人隨而為居少田業力作不足以
自資故其俗節於飲食而好修宮室東夷

相傳以爲夫餘別種故言語法則多同而跪拜曳一脚行步皆走凡有五族有消奴部絕奴部順奴部灌奴部桂婁部案今高驪五部一曰内部一名黃部即桂婁部也二曰北部一名後部即絕奴部也三曰東部一名左部即順奴部也四曰南部一名前部即灌奴部也五曰西部一名右部即消奴部也本消奴部爲王稍微弱後桂婁部代之其置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鄒大加古鄒大加高驪掌賓客之官如鴻臚也主簿優台使者帛衣先人武帝滅朝鮮以高句驪爲縣前書元封中定朝鮮爲眞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部使屬玄菟賜

鼓吹伎人其俗淫皆絜淨自憙暮夜輒男女羣聚為倡樂好祠鬼神社稷零星前書音義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祠以牛號曰零星風俗通曰辰之神為靈星故以辰日祠於東南也以十月祭天大會名曰東盟其國東有大穴號襚神亦以十月迎而祭之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自飾大加主簿皆著幘如冠幘而無後其小加著折風形如弁無牢獄有罪諸加評議便殺之沒入妻子為奴婢其昏姻皆就婦家生子長大然後將

還便稍營送終之具金銀財幣盡於厚葬積石爲封亦種松柏其人性凶急有氣力習戰鬬好寇鈔沃沮東濊皆屬焉

句驪一名貊耳有別種依小水爲居因名曰小水貊出好弓所謂貊弓是也魏氏春秋曰遼東郡西安平縣北有小水南流入海句驪別種因名之小水貊王莽初發句驪兵以伐匈奴其人不欲行彊迫遣之皆亡出塞爲寇盜遼西大尹田譚追擊戰死莽令其將嚴尤擊之誘句驪侯騶入塞斬之

傳首長安莽大說更名高句驪王為下句驪侯於是貊人寇邊愈甚建武八年高句驪遣使朝貢光武復其王號二十三年冬句驪蠶支落大加戴升等萬餘口詣樂浪内屬二十五年春句驪寇右北平漁陽上谷太原而遼東太守祭彤以恩信招之皆復款塞後句驪王宫生而開目能視國人懷之及長勇壯數犯邊境和帝元興元年春復入遼東寇略六縣太守耿夔擊破之

斬其渠帥安帝永初五年宫遣使貢獻求屬玄菟元初五年復與濊貊寇玄菟攻華麗城華麗縣屬樂浪郡建光元年春幽州刺史馮煥玄菟太守姚光遼東太守蔡諷等將兵出塞擊之捕斬濊貊渠帥獲兵馬財物宫乃遣嗣子遂成將二千餘人逆光等遣使詐降光等信之遂成因據險阸以遮大軍而潛遣三千人攻玄菟遼東焚城郭殺傷二千餘人於是發廣陽漁陽右北平涿郡

屬國三千餘騎同救之而貊人已去夏復
與遼東鮮卑八千餘人攻遼隊縣名屬遼東郡也殺
略吏人蔡諷等追擊於新昌戰歿功曹耿
耗兵曹掾龍端兵馬掾公孫酺以身扞諷
俱沒於陳死者百餘人秋宮遂率馬韓濊
貊數千騎圍玄菟夫餘王遣子尉仇台將
二萬餘人與州郡并力討破之斬首五百
餘級是歲宮死子遂成立姚光上言欲因
其喪發兵擊之議者皆以爲可許尚書陳

忠曰宫前桀黠光不能討死而擊之非義也宜遣弔問因責讓前罪赦不加誅取其後善安帝從之明年遂成還漢生口詣玄菟降詔曰遂成等桀逆無狀當斬斷葅醢以示百姓幸會赦令乞罪請降鮮卑濊貊連年寇鈔驅略小民動以千數而裁送數十百人非向化之心也自今已後不與縣官戰鬬而自以親附送生口者皆與贖直縑人四十匹小口半之遂成死子伯固立

其後濊貊率服東垂少事順帝陽嘉元年置玄菟郡屯田六部質桓之間復犯遼東西安平殺帶方令（郡國志西安平帶方縣並屬遼東郡）掠得樂浪太守妻子建寧二年玄菟太守耿臨討之斬首數百級伯固降服乞屬玄菟去

東沃沮在高句驪蓋馬大山之東（蓋馬縣名屬玄菟郡其山在今平壤城西平壤即王險城也）東濱大海北與挹婁夫餘南與濊貊接其地東西夾南北長（夾音俠）可折方千里土肥美背山向海宜五穀善田

種有邑落長帥人性質直彊勇便持矛步
戰言語食飲居處衣服有似句驪其葬作
大木槨長十餘丈開一頭爲戶新死者先
假埋之令皮肉盡乃取骨置槨中家人皆
共一槨刻木如生隨死者爲數焉武帝滅
朝鮮以沃沮地爲玄菟郡後爲夷貊所侵
徙郡於高句驪西北更以沃沮爲縣屬樂
浪東部都尉至光武罷都尉官後皆以封
其渠帥爲沃沮侯其土迫小介於大國之

間遂臣屬句驪句驪復置其中大人遂為
使者以相監領責其租稅貂布魚鹽海中
食物發美女為婢妾焉又有北沃沮一名
置溝婁去南沃沮八百餘里其俗皆與南
同界南接挹婁挹婁人憙乘船寇抄北沃
沮畏之每夏輒藏於巖穴至冬船道不通
乃下居邑落其耆老言嘗於海中得一布
衣其形如中人衣而兩袖長三丈又於岸
際見一人乘破船頂中復有面與語不通

不食而死又說海中有女國無男人或傳其國有神井闚之輒生子云魏志曰毋丘儉遣王頎追句驪王宮窮沃沮東界問其耆老所傳云

濊北與高句驪沃沮南與辰韓接東窮大海西至樂浪濊及沃沮句驪本皆朝鮮之地也昔武王封箕子於朝鮮箕子教以禮義田蠶又制八條之教前書曰箕子教以八條者相殺者以當時償殺相傷者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為其家奴女子為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音義曰八條不具見也其人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飲食

以邊巨其後四十餘世至朝鮮矦準自稱王漢初大亂燕齊趙人往避地者數萬口而燕人衛滿擊破準而自王朝鮮傳國至孫右渠元朔元年武帝年也濊君南閭等畔右渠率二十八萬口詣遼東內屬武帝以其地爲蒼海郡數年乃罷至元封三年滅朝鮮分置樂浪臨屯玄菟眞番四部番音潘至昭帝始元五年罷臨屯眞番以并樂浪玄菟玄菟復徙居句驪自單單大領巳東沃

沮濊貊悉屬樂浪後以境土廣遠復分領
東七縣置樂浪東部都尉自內屬已後風
俗稍薄法禁亦浸多至有六十餘條建武
六年省都尉官遂棄領東地悉封其渠帥
爲縣侯皆歲時朝賀無大君長其官有侯
邑君三老耆舊自謂與句驪同種言語法
俗大抵相類其人性愚慤少嗜欲不請匄
男女皆衣曲領其俗重山川山川各有部
界不得妄相干涉同姓不昏多所忌諱疾

病死亡輒捐棄舊宅更造新居知種麻養
蠶作緜布曉候星宿豫知年歲豐約常用
十月祭天晝夜飲酒歌舞名之爲舞天又
祠虎以爲神邑落有相侵犯者輒相罰責
生口牛馬名之爲責禍殺人者償死少寇
盜能步戰作矛長三丈或數人共持之樂
浪檀弓出其地又多文豹有果下馬（高三尺乘之可於果樹下行）海出班魚使來皆獻之
韓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辰

馬韓在西有五十四國其北與樂浪南與倭接辰韓在東十有二國其北與濊貊接弁辰在辰韓之南亦十有二國其南亦與倭接凡七十八國伯濟是其一國焉大者萬餘户小者數千家各在山海間地合方四千餘里東西以海爲限皆古之辰國也馬韓最大共立其種爲辰王都目支國盡王三韓之地其諸國王先皆是馬韓種人焉馬韓人知田蠶作緜布出大栗如梨有

長尾雞尾長五尺邑落雜居亦無城郭作土室形如冢開户在上不知跪拜無長幼男女之別不貴金寶錦罽不知騎乘牛馬唯重瓔珠以綴衣爲飾及縣頸垂耳大率皆魁頭露紒魁頭猶科頭也謂以髮縈繞成科結也紒音計布袍草履其人壯勇少年有築室作力者輒以繩貫脊皮縋以大木嚾呼爲健常以五月田竟祭鬼神晝夜酒會羣聚歌舞舞輒數十人相隨蹋地爲節十月農功畢亦復如之

諸國邑各以一人主祭天神號爲天君又立蘇塗魏志曰諸國各有別邑爲蘇塗諸亡逃至其中皆不還之蘇塗之義有似浮屠建大木以縣鈴鼓事鬼神其南界近倭亦有文身者辰韓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適韓國馬韓割東界地與之其名國爲邦弓爲弧賊爲寇行酒爲行觴相呼爲徒有似秦語故或名之爲秦韓有城柵屋室諸小別邑各有渠帥大者名臣智次有儉側次有樊秖次有殺奚次有邑借皆其官名土地

肥美宜五穀知蠶桑作縑布乘駕牛馬嫁娶以禮行者讓路國出鐵濊倭馬韓並從市之凡諸貨易皆以鐵爲貨俗喜歌舞飲酒鼓瑟兒生欲令其頭扁皆押之以石（扁音補典反）弁辰與辰韓雜居城郭衣服皆同言語風俗有異其人形皆長大美髮衣服絜清而刑法嚴峻其國近倭故頗有文身者

初朝鮮王準爲衛滿所破乃將其餘衆數千人走入海攻馬韓破之自立爲韓王準

後滅絕馬韓人復自立爲辰王建武二十年韓人廉斯人蘇馬諟等詣樂浪貢獻廉斯邑名也諟音是光武封蘇馬諟爲漢廉斯邑君使屬樂浪郡四時朝謁靈帝末韓濊並盛郡縣不能制百姓苦亂多流亡入韓者馬韓之西海島上有州胡國其人短小髡頭衣韋衣有上無下好養牛豕乘船往來貨市韓中

倭在韓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居凡百餘

國自武帝滅朝鮮使驛通於漢者三十許國國皆稱王世世傳統其大倭王居邪馬臺國（案今名邪摩惟音之訛也）樂浪郡徼去其國萬二千里去其西北界拘邪韓國七千餘里其地大較在會稽東冶之東與朱崖儋耳相近故其法俗多同土宜禾稻麻紵蠶桑知織績爲縑布出白珠青玉其山有丹土氣溫腝冬夏生菜茹無牛馬虎豹羊鵲（鵲或作雜）其兵有矛楯木弓竹矢或以骨爲鏃男子皆

黥面文身以其文左右大小別尊卑之差其男衣皆橫幅結束相連女人被髮屈紒衣如單被貫頭而著之並以丹朱坋身（說文曰坋塵也音蒲頓反）如中國之用粉也有城柵屋室父母兄弟異處唯會同男女無別飲食以手而用籩豆俗皆徒跣以蹲踞為恭敬人性嗜酒多壽考至百餘歲者甚衆國多女子大人皆有四五妻其餘或兩或三女人不淫不妒又俗不盜竊少爭訟犯法者沒其

妻子重者滅其門族其死停喪十餘日家人哭泣不進酒食而等類就歌舞爲樂灼骨以卜用決吉凶行來度海令一人不櫛沐不食肉不近婦人名曰持衰若在塗吉利則雇以財物如病疾遭害以爲持衰不謹便共殺之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綬安帝永初元年倭國王帥升等獻生口百六十人願請見桓靈閒倭國

大亂更相攻伐歷年無主有一女子名曰
卑彌呼年長不嫁事鬼神道能以妖惑衆
於是共立爲王侍婢千人少有見者唯有
男子一人給飲食傳辭語居處宫室樓觀
城柵皆持兵守衛法俗嚴峻自女王國東
度海千餘里至拘奴國雖皆倭種而不屬
女王自女王國南四千餘里至朱儒國人
長三四尺自朱儒東南行舩一年至裸國
黒齒國使驛所傳極於此矣會稽海外有

東鯷人（鯷音達奚反）分爲二十餘國又有夷洲及澶洲傳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事見史記）求蓬萊神仙不得徐福畏誅不敢還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數萬家人民時至會稽市會稽東冶縣人有入海行遭風流移至澶洲者所在絶遠不可往來（沈瑩臨海水土志曰夷州在臨海東南去郡二千里土地無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谿人皆髡髮穿耳女人不穿耳土地饒沃既生五穀又多魚肉有犬尾短如麕尾狀此夷男姑子婦臥息共一大牀略不相避地有銅鐵唯用鹿格爲矛以戰鬭摩礪青石以作弓矢取生魚肉雜貯大瓦器中以鹽

鹵之歷月所日乃啖食之以爲上肴也

論曰昔箕子違衰殷之運避地朝鮮始其國俗未有聞也及施八條之約使人知禁遂乃邑無淫盜門不夜扃扃關也回頑薄之俗就寬略之法行數百千年故東夷通以柔謹爲風異乎三方者也苟政之所暢則道義存焉仲尼懷憤以爲九夷可居或疑其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亦徒有以焉爾其後遂通接商賈漸交上國而燕人

衞滿擾雜其風擾亂也於是從而澆異焉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若箕子之省簡文條而用信義其得聖賢作法之原矣

贊曰宅是嵎夷曰乃暘谷巢山潛海厥區九族羸末紛亂燕人違難謂衞滿也雜華澆本遂通有漢衞滿入朝鮮旣雜華夏之風又澆薄其本化以至通於漢也眇眇偏譯或從或畔偏遠田也

後漢書列傳卷第七十五